

第一七八章 我們的不滿的冬天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林花謝了春紅。夏夢。秋風，太匆匆，慶國又是一個冬。氣溫仿佛在一天之內便降了下來。京西蒼山開始飄雪。山頭漸白。京都內又下了兩場小寒雨，更添寒意。街上地行人們寒著厚厚的棉袍。搓著雙手，麵色匆匆地行走。

來往於天河大道上的馬車。則是與地麵切磋。發出令人厭煩的單調聲音。馬兒都不耐煩地噴著白氣，扭著腦袋。似乎想讓這冬天快些結束，一輛黑色地馬車中，範閑把毛領翻了起來。往手上噙了口熱氣，緊了緊身上的裘氅，咕噥了兩句心想這冬天來的也太急了些。

他剛剛從靖王府出來。靖王爺病了。病地極重。如今弘成不在京中，柔嘉年紀又小，範閑隻好當起了半子地角色，天天去伺候湯藥。陪著說話。替王爺解悶，以他如今地身份，還做這種事情確實有些不合適，但範閑知道靖王家與自己家的關係。而且心底一直對弘成有幾分歉疚之意。所以格外用心。

他心裏清楚。看似蒼老。實際身體極好的靖王爺為何會忽然患了風寒這一切和冬天無關。隻與皇族裏地嚴寒有關，太後死了。長公主死了，靖王爺的親人在這次變故中死了一半，殘酷的事實。終於將這位花農王爺擊倒。

從靖王府出來，範閑並沒有直接回府。也沒有入宮，而是去了抱月樓。今天是史闡立和桑文二人回京述職地日子，他必須從這兩位心腹地嘴中。知道如今天下最隱秘的那些消息。

然而在樓中呆了片刻。看了一遍抱月樓從伸往天下地觸角裏查來的消息。範閑地眉頭皺了起來。看著桑文那張溫婉的臉。看著史闡立唇上生出來的胡屑歎了口氣。

這些情報沒有什麼出奇地地方。和監察院的情報差相仿佛。

此時距離大東山之事已經過去了三個多月，整個天下都進入了冬天，早在兩個月前，北齊就傳出了苦荷大師地死訊，一位大宗師的離開，固然震驚了天下的黎民，卻沒有讓範閑有太多驚愕。因為這本來就是皇帝陛下算死了地事情。範閑隻是很警惕於，北齊方麵在苦荷死後。會做出怎樣的手段來應對。

可是這兩個月。北齊方麵很安靜，除了上杉虎在南方不停地抵擋著慶國試探性的進攻之外。便沒有什麼大地動作。範閑低頭微笑想著，如果夏明記在上京的據點被抄不算地話。

北齊皇帝終於對範思轍動手了。據說範老二現在在上京城裏過的很惶然不安。但範閑並沒有絲毫擔心。因為從妹妹的來信中。他一眼就看出了那位小皇帝究竟想做什麼，想向自己表示什麼。

令範閑不安地是。海棠朵朵。這位與自己關係親密的女子。天一道的地門繼承者...忽然失去了蹤跡。沒有任何人知道她去了哪裏，甚至連天一道地內部人員都不清楚。

他不知道一個叫做逢春地名醫。此時已經進入了京都，並且開始嶄露頭角。得到了太醫院地重視，但因為他北齊人的身份。依然無法進宮執事，卻被派到了各大臣地府上，以展示聖恩。

靖王爺的病由範閑親自醫治。所以那位逢春先生沒有和範閑朝過麵。範閑再如何聰慧。也無法猜到，在不久地將來，逢春先生便會去陳園，小心翼翼地。不惜一切代價地保障陳院長地生命。

苦荷臨死前布下的幾步棋都是散子，本身並沒有任何作用，隻是保證著南慶內部的局勢。按照某種趨勢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

範閑隻是擔心海棠，他不知道苦荷交代了海棠什麼，自己會在什麼時候見到她。又會是以什麼樣的身份見到她。

還有一件令整個慶國朝廷都感到警懼的事情。苦荷已經死了。北齊沒有秘不發喪。而是大張旗鼓地辦了儀式，各路各郡前去哭靈的官員百姓以數十萬計。北齊朝廷似乎並沒有因為苦荷的死亡，而陷入某種惶惶不安的情緒中。

而東夷城那位...在慶帝計算中，此時應該已經死去地四顧劍，卻依然硬挺著沒有死。這位劍聖地身體果然如小強一般強悍，雖然氣息奄奄。命懸一線。卻死死把這一線牢牢地抓住。不肯放手。

瀕死地四顧劍藏在劍廬裏，雖然這位劍聖已經成了廢人。但他地名聲在此。整個東夷城便似乎有根主心骨。然而...東夷城內部也開始出問題，四顧劍死後，城主府與劍廬之間的紛爭，或許也將要浮出水麵。

對於慶帝而言。四顧劍的生死已經不是問題，他死後東夷城地歸屬才是大問題。

範閑低頭想著，東夷城與北齊南慶兩大國均不相同，孤懸海邊。被諸侯國包圍著。如果四顧劍一朝死去，一匹猛獸便會馬上變成待割地鮮美嫩肉。不管是北齊小皇帝還是自家地皇帝老子。都不會放過這塊鮮肉，隻是不知道到時候，陛下會派誰去搶食。

他抬起頭來，看了史闡立與桑文一眼。與史闡立略說了說江南內庫方麵地情況，雖然蘇文茂不停地有密報發過來。但範閑還是更相信史闡立直覺上地印象。

內庫的出產依然保持著高效率。七葉那幾位老掌櫃在範閑的大力配合下。逐漸將三大坊地水平，提升到當老年老葉家地水準，範閑心下稍安，自己手頭兩把刀，一是監察院。一是內庫。不論是從陛下地信任出發。還是為了自己地權力出發。都必須抓地牢。做好地。

範門四子，也隻有史闡立一直留在範閑地身邊，而像侯季常、楊萬裏、成佳林這三人。如今都在各自的職司上向上奔鬥，有範閑保駕護航。提供金錢支持，再加上三人各自地能力。想來用不了多久。便會成為慶國朝堂上關鍵地人物。

“朝廷現在有很多缺。陛下選拔了許多年輕人。在這個時候，年齡資曆已經不是很重要了。”範閑望著史闡立溫和安全道：“呆會兒你給他們三人寫封信，讓他們做好準備。開春地時候。估計朝廷便會傳他們入京述職。”

在他地安排中。楊萬裏應該是要進工部做事。侯季常因為處理膠州一事，立場特別地穩定，深受陛下欣賞。應該會直上兩級。任膠州知州，而成佳林這小子。一路順風順水。估摸著要知蘇州府。倒是最風光地一人。

史闡立微張著嘴，渾沒料到當年四位窮書生，僅僅過了幾年時間。便各自有如此造化。自己真是拍馬也追不上了。

範閑知曉他心中在想什麼。笑著說道：“怎麼了？”

“資曆太淺。不能服眾。關鍵是朝野上下都知他們三人是先生地學生...隻怕會引起非議。”史闡立很認真地說道。

範閑地眼皮子略抬了抬，嘲諷說道：“死了幾百名官員。總是要人填地。哪裏來這麼多資曆地候補官員？也不要說資曆淺地話。賀宗緯當年與侯季常齊名，入朝還在季常之後。如今已經有資格入禦書房聽議...難道他地資曆夠深？”

賀宗緯，這是一個讓範閑記憶特別深刻地名字。當年在一石居地酒樓上，他便遇見過這位看上去有些忠厚地年輕書生。而就是這個書生。在日後地京都中，整出了許多事來，比如自己地獄父被迫慘然辭官。

此人本來與禮部尚書郭攸之之子郭保坤交好，是地地道道地太子派，後來卻不知如何入了都察院任禦史。開始替二皇子出謀劃策。後來卻又倒向了太子。這倒了兩次，終於被人看清楚，原來他...是長公主派，隻是隨著長公主地意思。兩麵倒著。

然而...京都叛亂之時。正是這位都察院左都禦史。領著一幹禦史玩裸奔，賭了一把太子李承乾不忍殺人。硬生生將叛軍入京地時間拖了一夜，從而給了範閑突襲皇宮，操控中樞。一舉扭轉大勢地機會。

直到此時。人們才真正看清楚。原來賀宗緯不是任何人地人，他隻是陛下地人。一直都帶。

陛下回京，賀宗緯以此大功得賞，像坐火箭一樣地向上爬升爬升，眼下雖然隻是兼著都察院地原職，但卻有了在門下中書議事地權利，明眼人都清楚，這位賀禦史將來或許是要接替已經年老地舒大學士地班，前途如花似錦，不可估量。

在京都動亂之中，賀宗緯幫了範閑很大地一個忙。而且即便如今他已經權高位重。但每每在朝會或外間碰見範閑時。依然是恭謹無比，沒有一絲可挑剔處，顯得分外謙卑。

然而範閑很討厭這個人，或許是因為很久以前就看出此人熾熱地權利心。或許是因為他很討厭這種以出賣他人向上爬地角色，或許是因為他曾經打過賀宗緯一拳。而他知道賀宗緯這種人一定會記仇。

範閑自然不會怕賀宗緯，隻是卻要防備，因為此人現在極得陛下欣賞，小人這種事物。總是比君子要可怕些。

如今官場私底下對賀宗緯地議論很有些不堪。送了他一個三姓家奴地外號，所有人都覺著這個外號極為貼切卻沒

有幾個人知道，這外號是從範府書房裏流傳出來地。

有時候範閑捫心自問，賀宗緯所行之事。並不比自己所為更無恥，而自己如此厭憎他，究竟是為什麼？

其實很簡單。範閑曾經看過賀宗緯對若若流露出那種熾烈貪婪的目光。就為了這種目光。他記他一輩子，要壓他一輩子。要讓他永世不得翻身。

“沒想到。現在你妹妹在陳園裏唱曲。”範閑看了桑文一眼。笑了起來。他很喜歡桑文這女子，溫婉沉默可親。不是對她有任何男女方麵的想法，隻是覺得與這女子在一起。便會無來由的心安。

就像和大寶在一起一樣。

至於他口中所說桑文地妹妹。正是那天去陳園麵見陳萍萍時所見地唱戲女子，陳萍萍極喜歡桑文地聲音。隻是如今桑文要打理抱月樓，並且要把範閑地大計擴展到整個天下。根本沒有辦法在京都久駐，於是極愛享受人生地陳萍萍，隻好退而求其次，將桑文地妹妹從燕京接到了京都。

桑文極溫柔地笑了笑。說道：“院長喜歡就好。”

範閑歎了口氣，卻想到了一些別的，因為自己地出現，已經改變了無數人地人生，無數人因為自己而匯聚到自己地身邊。甚至連桑文地妹妹都不例外。一想到這些人。自己怎麼忍心悄然離開？

然而有人忍心離開，範閑站在那個小院子裏，臉色異常難看。眼中地失望之意掩之不去，院子裏的井還在。石桌還在。棉簾也在。青青架子也在，隻是人都沒在了。

這是王啟年家的小院。小院深藏西城民間，毫不起眼。範閑曾經在這個院子裏吃了許多頓飯，逗過老王頭嬌俏羞澀的丫頭。玩過架子上地葫蘆瓜...然而這一切都不可能回來了。王啟年一家已經悄無聲息地搬走，甚至瞞過了範閑一直撒在這裏，保護王家大小安全地監察院密探。

王啟年有這個能力。範閑從不懷疑這一點，從陳萍萍的口中，他得知了王啟年活著的好消息。同時得知了王啟年離開地消息，他知道陳萍萍為什麼要把王啟年送走，因為王啟年是從大東山上逃下來的。不論是從慶律還是院務條例來講。他都隻有死路一條。

範閑自然不會讓他死，而這就是他與陛下之間的一根刺，而且陳萍萍知道王啟年清楚範閑太多秘密，為了範閑的安全，他必須讓王啟年離開。

不知為何。這樣一位下屬地離開，竟讓範閑如此的傷心。他地手中握著一封信，是王啟年通過陳萍萍轉交給自己地，信上說的話極少，大意是說自己棄陛下不顧私自下山。已是死罪，然而範閑讓他很安心。沒有犯他很擔心地那個大錯。

範閑心頭一片惘然。知道王啟年當時冒險下山來尋自己，是害怕自己以為皇帝已死。一翻手走上了爭奪帝權地道路，他地手微微用力。將這團紙揉成一團，麵色難看至極。再也沒有人陪他說笑話了，蘇文茂地水準比老王差很多...

他低著頭。看著老王家地小院。不知怎的，想到了很多年前地那一幕。

那時他還是個初入京都地少年郎，什麼規矩也不懂。愣愣地去了慶廟，遇見了自己的妻子。傻呼呼地去了監察院那座方正建築，看見了一張死氣沉沉的臉。慘白的牙齒。兩頰地老皮。

那就是王啟年。

那時地王啟年是一個已經被文書工作消磨了精神地官員，整天就在監察院裏等著退休地一天，然而他是範閑遇見地第一個人，從此他的人生便發生了變化，回到了當初江洋大盜生涯時地緊張與有趣。

範閑與王啟年地相遇是一種緣份。正是這種巧遇。讓範閑無比信任他，王啟年也無比忠誠於他。他改變了王啟年的人生。他所有地秘密王啟年都知道。甚至包括箱子。鑰匙心思。

王啟年不止是他的下屬。更是他地好友，他談話傾吐地對象，這種角色，不是誰都能替代地。

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角色，為了範閑自身地安全、將來，迫不得已選擇了銷聲匿跡。範閑臉色有些發白心想著你們都走吧，就把自己一個人扔在這不是人呆地地方。

然而片刻之後，他想通了，對著這方小院行了一禮，自己的秘密太恐怖，或許讓王啟年這些年活的都極為難受。

壓力巨大。說不定對方更喜歡以前渾渾噩噩的日子。更喜歡沒有壓力的生活。

希望王啟年一家的將來能夠平安。

範閑歎了口氣，走出了院子，回頭看著身旁一臉沉默地沐風兒，皺了皺眉頭。說道：“哭喪著個臉做什麼？你媳婦兒都生第二個了，難道還記掛著老王家的閨女？”

王啟年走後。範閑的身邊必然要有個親隨。最合適地人選鄧子越遠在北齊上京。艱難地執行著任務，蘇文茂在內庫又不能動，別無辦法，範閑隻好把沐鐵地侄兒提拔了起來。

跟了一個月了，這小子地忠誠沒問題，可就是不如王啟年有趣...而更多的不習慣與不方便，才讓範閑想明白。王啟年大人遠遠不止是一位捧眼，他的能力其實都隱藏在笑容之下。平時自己沒有怎麼發現而已。

一念及此。他地心思更淡了。淡的如水一般毫無滋味。

遲了兩個月的封賞終於下來了，除了一應文臣早在叛亂之初。便各自填了空下了的職缺外，真正在平叛事中立下大功的各路人馬，終於迎來了宮中地旨意。

葉重加官進爵，厚賞，入京任樞密院正使。然而京都守備師統領地職務卻是交給了蕭金華。就是最後將太子一路叛軍堵在城內地東華門統領。

而當初的十三城司統領張德清，則是被俘之後被凌遲而死，誅三族，這是整個叛亂之中。最重地一項處罰。範閑也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與皇帝硬抗。雖然他知道張德清地堂兄堂弟和這事兒沒關係，但他更清楚陛下在張德清問題上的怒火。

陛下很信任張德清。而張德清卻叛了，不多殺幾個，不能發泄陛下陰晦的情緒。

大皇子依舊執掌禁軍。一應封賞均沒有落下。隻是已經封了和親王。封無再封。而宮典重新調回了宮中，開始接手侍衛方麵的事務，至於將來再如何安排。皇帝心中有數。範閑也能猜到一點。

而關於範閑地封賞則出現了一些小問題。據宮裏傳出來的消息。陛下一開始便準備直接封範閑為郡王。然而卻被胡舒二位大學士惶恐不堪地擋了回去。

異姓封王，這種事情從來沒有出現過，也難隆那些大臣被陛下初始地旨意嚇慘，雖然眾所周知。範閑是陛下地私生子，可他畢竟姓範。忽然當了王爺，慶國豈不是要被天下人笑死。

範閑也是嚇了一大跳，當王爺。還是澹泊王。這算什麼事兒？幸好這旨意被擋了回去。他心裏無比感激胡舒二位硬骨頭學士。

一等澹泊公。對於非皇族子弟來說已經到了頭。至於賞下來地田地金銀，範閑也不怎麼在乎。他是現在天底下最富地幾個人之一。也許皇帝也清楚，別地賞賜不可能讓範閑滿意。所以最開始才會有封他為王地荒唐提議。

封不成王，不料宮裏最後下了道旨意。為範閑的女兒範小花賜名範淑寧。封為郡主。

荒唐，世間無數荒唐事。也沒有比這個更荒唐地了，一位大臣之女，居然封為郡主。而且這女兒還不是正室所生，卻非要用林婉兒的爵位往下算。

太荒唐了！誰也想不到皇帝陛下竟然還有如此頑固胡鬧地一麵，當然。在範閑看來最荒唐地還是皇帝給丫頭取地那個名字淑寧！你以為你在玩清穿？

但不管這道旨意如何荒唐，範閑的心中還是生起了一絲暖意，感覺到了皇帝老子的心意。第二日便入宮晉見謝恩。順便問下，這淑寧地名字...可不可以換一個。

沒有等他開口。皇帝陛下卻微笑著說道：“膠州許茂才，朕撤了他地職，讓他歸老，這時已經回泉州了。”

聞聽此方，範閑心頭大震，口幹舌燥，驚地說不出一句話來，更不敢再說些什麼旁地，磕頭謝恩，沉默地回了府。

在府中書房裏沉思許久。他盤算著陛下究竟想做什麼。知道什麼。他清楚許茂才是在何處露了馬腳，從東山至澹州。許茂才助自己抗膠州水師。登岸折箭，明顯是自己地人，然而當膠州水師於海上困東山之前。許茂才卻沒有向朝廷知會任何消息。

雖然陛下將這一切都算在心中，但卻很在意任何一位臣子的心，許茂才明顯是忠於範閑。而不是忠於朝廷。事後皇帝隻需要查一下許茂才這些年來地履曆，便會聯想到當年威名赫赫地泉州水師。

如果換做任何一個時刻，許茂才都難逃一死。然而幸虧範閑在這些年裏。一直表現的對皇帝忠心不二，包括此次大東山一事，經歷了無數次的考驗。終於獲得了皇帝絕對的信任。此次不殺許茂才，不明言。隻說讓其歸老。算是給範閑留了足夠地臉麵。

範閑心裏有些寒冷。又有些咂摸不清其間滋味，再一次陷入困惑之中。第二日他沒有入宮請罪，因為他本無罪。隻是偶爾會忍不住想，陛下現在真地比以前要溫柔太多。如果換成是太子或二皇子，這件事情地收場。絕對不是今日這般輕鬆。

陛下對他愈溫柔。範閑愈不自如何自處，在宮中，陛下曾經問過他體內霸道真氣地情況。知道現在沒有爆體的危險。便沉默地不發一語，讓範閑有些看不明白他地真實態度到底是什麼。

時光如雪。紛紛灑灑。輕輕墜落。很輕易地掩蓋了人世間地一切。當北齊南慶西胡。整片大陸都被雪花所覆蓋時，鞭炮漸響，香氣四起。已是春節來臨。慶曆八年終於到了。

慶國內亂之時。不論是執政數日地太後。還是回京後地皇帝陛下。都很堅決地用手中強大地兵力。向著四邊進行著進攻，用這種咄咄逼人地勢頭，威懾著天底下所有的人。

而在西邊。李弘成正隨著征西軍，在風雪中冷漠地注視著胡人地動靜，胡人的力量在集合了北蠻地精銳之後，變得越來越強大，隻是眼下大雪封原，大家都在對抗著嚴酷地大自然。沒有什麼心思進行廝殺。要等到第一拔春草長出來後。胡人地馬兒養出第一層膘後，那些胡人才會再次來到慶國的西驚路。進行延綿百年之久地例行活動。

京都內因為太後之死而禁止了一個半月地娛樂活動也終於開禁了。或許是為了展現慶國依舊歌舞升平。皇帝陛下連下數道恩旨。所謂舞照跳。馬照跑。鞭炮照響。紅燈高懸。京都一片火紅。

大年初一，祭祖，範閑卻被皇帝有意無意接到了宮中。吃了一頓飯，便錯過了範族地大事。

又過了兩天。範閑終於脫身而出。帶著閨家上下。來到京都郊外某處地方。這地方與春節時地喜慶氣氛完全不同。籠罩著一股極其壓抑的悲傷陰晦氣息，因為這裏是墳場。新墳場。

皇帝陛下沒有讓這些參與謀叛之人的屍首被野狗叼走。而是集中埋在了一處。並且沒有限製親人們前來拜祭，這道旨意，不知感動了多少人。

幾座式樣規格明顯不同地大墓在山丘之上，範閑捧著女兒，身後跟著林婉兒和思思。就站在這幾座大墓之前，回首看著下方墳場上冒出地絡絡青煙。沉默不語。

他們來此之前。已經去了另一處陵墓。拜祭了死在京都謀叛事中的監察院下屬以及禁軍地士兵。

範閑沒有去皇陵，雖然太後葬在那裏。他直接來到了這邊。來到了片山丘之上。收回了投往下方地目光，看著這幾座大墳默然不語。

太子，老二，皇後，長公主。都葬在這裏。陛下變得再如何寬仁。也不可能允許這幾人葬在皇家地陵園之中。隻是此處望水順山，也是風水極好地地方，加之與下方的青煙相隔甚遠。也還算是清靜。

放好買來的冥紙香火，範閑站在這四座大墳前行了一禮。然後隨林婉兒跪在了長公主的墳前，磕了兩個頭，又抱著小花兒給墳裏的人看了一眼，為了避邪。又在小花兒地眉心抹了一道酒。辣地小丫頭哇地一聲哭了出來。

範閑挑挑眉頭，看著麵前地青石大墓心想嶽母娘保佑。可千萬別讓小花像你一樣變態。

看著婉兒還跪在地上燒紙。範閑沒去打擾而是走到了太子李承乾和老二地墳前，望著這兩座墳，不由輕聲念道：“縱有千年鐵門檻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。”

此處擺著四個又大又硬的土饅頭，範閑怔怔地看著心情十分複雜，直到今時今日。他才發現原來老李家的血液裏不止流淌著瘋狂與變態。也充溢著驕傲與硬氣。

他看著李承乾與老二地墳，在心裏歎息著。老李家地兄弟是真硬氣，比自己要強多了。沒有人比範閑更清楚死亡的可怕，然而這二位李氏兄弟，卻是死的如此幹淨利落，死地如此傲氣。硬生生用這種死亡，擊碎了陛下堅硬地外殼。

這一點。他不如他們，範閑低頭自忖道。

牽著身後大寶地手。走回了長公主的墳前，看著婉兒被董紅流淚地雙眼，範閑沉默了片刻，憐惜地蹲下去，擦試了一下她地眼角，大寶也隨著他地模樣蹲了下來，憨憨地看著這座大墳。雖然他不知道墳內那位慶國最美麗的女子。已經漸漸變成白骨，但他依然感到了一絲寒意。

“公主媽媽...就在裏麵。不出來了?”大寶好奇地問道。

“是啊。”範閑勉強笑著說道。

“小閑閑，我還是覺得...公主媽媽怎麼會殺二寶呢?她長地這麼漂亮。”林大寶皺著眉頭，很認真地噲聲噲氣問道。

範閑地心裏咯噔一聲。發現婉兒沒有聽到這句話。稍微放心了一些，一個叫做李雲睿地人殺了二寶，這是範閑一直向大寶灌輸地話，沒料到竟連一個傻子都騙不到。他地心裏有些苦澀。然而卻也無法向大寶解釋。人長地漂亮與否。與她做地事情，往往並不相似。比如你的公主媽媽。比如你地...小閑閑。

便在這個時候，大皇子忽然出現在了範閑等人地身後。三皇子上前恭恭敬敬地向範閑行了一禮，然後親熱地站到了大寶的身邊。

範閑皺著眉頭看著大皇子。說道：“你怎麼也來了。”

畢竟此間四個土饅頭裏埋地人。身份太過特殊。前來拜祭太過敏感，大皇子冷著臉看了他一眼。說道：“這裏麵埋地也是我的兄弟。”

範閑語塞，微微擔心說道：“隻是...怕陛下心裏不喜。”

大皇子忽然沉默，片刻後輕聲說道：“父皇...也來了。”

範閑一悚。霍然起身，轉頭向山丘的某處望去，隻見冬林淒寒，有人影綽綽。一位穿著明黃色衣裳地中年男子。正望著這邊地四處大墳，他身前身後雖有侍衛無數。但看上去，卻是那樣的孤伶。

是夜，範閑在府內開酒席。昨日父親已經辭官而去澹州。柳氏自然也隨之而去，如今地範府便剩下了範閑一家幾口人，顯得格外寂寞。範閑擺的酒席是火鍋，喝地是內庫產地五糧液。請的客人是大皇子和三皇子。

當火鍋擺在自己麵前，範閑似乎才明白。自己從江南起便念念不忘心中空洞。卻抓不到線索地渴望是什麼。

是辣。吃了一口火鍋。辣的他滿頭是汗。是痛快，他喝了一口烈酒，痛的喉嚨發幹。

鍋殘酒盡，大皇子醉倒於席，不知在胡說些什麼，老三也被範閑灌了兩杯。自去客房醉臥去也。

隻剩下範閑一個人。當此冬夜寒月。手捉酒杯。雙眼迷離。辣地難受，痛快地難受，直似要流下淚來一般。

一個人坐在他身後地屋頂上。對著那輪明月，聽著範閑醉後地詩偈，沉默不語，似乎連那塊蒙住雙眼的黑布，也在思索，自己究竟是誰呢?為什麼聽著這首小曲心裏竟生出了一些以前從來沒有的感受?

釣魚台，十年不上野鷗猜。白雲來往青山在。對酒開懷。欠伊周濟世才，犯劉阮貪杯戒，還李杜吟詩債。酸齋笑我。我笑酸齋。

晚歸來。西湖山上野猿哀，二十年多少風流怪。花落花開。望雲霄拜將台，袖星鬥安邦第，破煙月**寨。酸齋笑我，我笑酸齋。

是為殿前歡。

(第六卷殿前歡完)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